

耿飈
回憶錄

K82/G330

耿飚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耿飚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7 插页 337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 000

ISBN 7-5065-1683-7/I. 219

定 价:11.00 元

社编号 04—0070

目 录

第一章 通往“宝山”之路	1
“宝山”在哪里?	1
我的“半边街”	15
童工生涯	27
那一声“喊子”	37
高高的洗砂台	48
身在“宝山”已识宝	58
第二章 锤子 梭镖 钢枪	68
闪光的梭镖	68
扑城,扑城!	75
巧计发传单	82
我的第一支枪	89
细流汇大海	98
第三章 崎岖井冈路	106
雾满龙冈 旗满龙冈.....	106
战争的教鞭.....	121
“飞将军自重霄入”.....	133
架起胜利的桥梁.....	142

东征漳州.....	149
水口之战的教训.....	157
漂亮的歼灭战.....	164
令人困惑的广昌苦战.....	173
血,总是热的!	184
第四章 长征风雷	197
告别于都河.....	197
突破三道封锁线.....	205
奔袭道州.....	218
湘江血战.....	226
强渡乌江.....	241
首夺天险娄山关.....	260
四渡赤水 再克遵义.....	273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290
雪山草地 苦难风流.....	298
路,向明天延伸	312
第五章 从陕甘宁到晋察冀	327
渡河东征.....	327
“神仙洞”里的“修炼”.....	335
援西军始末.....	346
留守“抗日大本营”.....	351
陇东的“反摩擦”斗争.....	358
奔赴抗日前线.....	365

收复张家口·····	375
第六章 从谈判桌到攻城战·····	381
斗争在北平军调部·····	381
四平保卫战侧记·····	389
张家口,我们一定回来! ·····	398
转战平汉路·····	410
安国夜谈兵·····	420
正太线上捷报频传·····	430
东歼青沧顽敌·····	438
保北战场再次扬威·····	444
清风店大捷·····	448
解放石家庄·····	467
第七章 鏖战长城下 建立新中国·····	482
兵出紫荆关·····	482
八百里路风和雪·····	491
为“王牌军”掘墓·····	503
平津西线斩“长蛇”·····	517
红旗插上太原城·····	526
踏破贺兰山阙·····	539
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	554

第一章

通往“宝山”之路

“宝山”在哪里？

此地巢云窠，

群山耸列多。

荒碑余剩史，

萧寺老维摩。

这首咏山的五言绝句，是我在读私塾的时候，从先生念诗中听到的。当时，在顽童们摇头晃脑地大念“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或者“天对地，海对风，大陆对长空”时，老先生一面吸着水烟，一面就自吟自咏起古诗来。上面这首五绝，是他老人家常吟咏的。听得多了，我也就背熟了。起初，我只是照着音背，不懂内容，更不知是何人所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元代诗人彭显荣所作，诗中描

述的正是我的家乡——湖南醴陵北乡的景物。一九〇九年（清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子夜，我就出生在这个“岩阻岫深、路隘苔滑”的山乡。

那时，我家借住在北乡严家冲的“耿氏家祠”里。宗亲们让我们住在祠堂里的原因，是因为我家穷得地无一垌，房无一间。所以，借住祠堂带有“救济”的性质。借住的条件是：为祠堂洒扫、维修房屋和照顾香火。

在严家冲一带，耿姓是客籍。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先后建起四座祠堂。按照封建王朝“八品以下官吏及庶民不可立祠”的规定来看，这些祠堂多少记录了耿氏家族的一些中兴史。据说，醴陵北乡耿姓的始祖，是一位叫做耿添爵的先人，原籍江苏上元。他为何在明朝崇祯年间由沿海迁至深山，我们不得而知，但耿家世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添爵公有兄弟八人，因为生活艰难，离开江苏，分赴四面八方求生。临行时，把家中仅存的一口大锅碎为八块，每人拿一块以为信物，相约将来凭此信物联系。后来，唯一与添爵公取得联系的，只有其弟添禄公。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生存繁衍，北乡耿家“三修其谱”，后代达一千余人。

至我的曾祖父，耿家已是几起几落。这位曾祖是读书人，中过举人。关于他勤学苦读、以砖为纸、削苕（麻杆）作笔、蘸水代墨、夜以继日地习文不辍的事迹，被当作后世楷模流传下来。我们借住的祠堂里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匾额，就是他的亲笔，据说是学的南宋学者朱熹的字体。在

匾额上面的正梁上，雕着一幅“迷鹿问津”的彩色木刻。那幅画所表示的意思是：一只梅花鹿正在向老松树咨询去水源的途径，而一只鸟却大声地召唤它应该走另一条路。使我久久担心的是：小鹿正显出彷徨不定的神态，不知它将作何选择。现在回忆起来，这幅画也许正象征着如曾祖父那样的文人，在封建社会的处境。

中过举人的曾祖父“学而优”却未“仕”，所以他去世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人。我的祖父由于家境清贫而沦落为一个游方郎中，他的弟弟则混迹于梨园，进入了旧社会蔑称为“下九流”的行列。祖父开始时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店员，天天“拉药橱”，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养不活家里人；因此，只好自己背起药箱，走街串巷，当起游方郎中；但是，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后来他中年丧偶，无力续弦，只得抛下幼子弱女，背起一根纤绳，浪迹天涯，从此再无音讯。

祖父耿之寅离家出走时，我的父亲耿楚南（学名道崇）只有八岁。他出生在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在他出世前，醴陵一带连年灾荒，《醴陵县志》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当时的“饥”和“兵警”。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四年，醴陵有“溃兵过境”，那是曾国藩的败兵残部。同治五年十二月“雨黑子，有好事者试种之，乃芽，即萎。”同治八年“九月，渌桥大火”，百姓流离失所。同治九年“夏，大饥”；十年“螟入醴”；十一年“大水，乡民掳青穗，白以食，收成十不二三”；十二年“地震，扉尽废”；十三年“历遭兵燹，瘴气过境，饥民尽

食白泥(观音土)”。这位同治皇帝在位十三年，醴陵竟成地狱。

就在“雨黑子”那年，我的祖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过了几年，我的父亲刚刚八岁，又亲眼看到他那做了半辈子斯文郎中的父亲，在渌口码头挥手而别——他毅然脱掉长衫，背起纤绳，在“嗨哟嗨哟”的号子声中，逆流而上，将一艘硕大无朋的货船牵进中流。这个情景久久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他提前十年成熟了。

祖父留给我父亲的，仅是几本《汤头歌》《药性赋》的书本和挥手而去的勇气。于是，父亲与比自己仅仅年长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从“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的药物学中学会了认字，在东讨西乞的苦难中长成了身体，在放牛做田的劳动中认识了社会。

在父亲十二岁那年，他也走上了先辈闯荡江湖的道路。当时，父亲的一位叔叔耿之霖，少小离家，和一个民间戏班搭上了伙。在我祖父失去音讯之后，传来了这位叔公当了戏班班头的消息。由于他行四，父亲称他为“霖四公”。

父亲决定去投靠远在江西南昌的霖四公。

旅途中，他的全部行李只有一把雨伞。

“县到县，一百八，府到府，三百五。”父亲当时的旅行知识只有这些。但是他凭两条腿终于走到了南昌府。仅靠一口地道的湘东方言和从药物学中认得的几个字，他居然在一个小旅社的阁楼上找到了霖四公。

他听说过：四叔的戏班红遍南昌，四叔的画像（戏报）贴得满街都是，四叔那里有锦衣美食，甚至还讨到了十分漂亮的堂客。……

然而，当他推开那扇破门，与坐在一堆破布里的四叔面面对时，泪水立即涌满了眼眶。四叔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他，悲怆地张开双手，颤抖了半天，才喊出一句：“南伢子！全完了……”

原来，霖四公带领的那个花鼓戏班正在走红时，突然厄运降临。一位提督把戏班叫到家里去唱堂会。提督那骄横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盯着美丽的旦角。堂会结束，霖四公正要带着戏班回去；那提督忽然提出要班主和旦角留下，一道喝酒。提督命手下人把霖四公灌得烂醉如泥，然后把他推出门外。霖四公酒醒后，发现自己独自躺在街上……从此，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兼女主角和台柱子。

在那个虎狼当道的社会里，厄运总是和穷人联在一起。尤其是象霖四公那样懦弱、怕事的人，逆来顺受，不敢反抗，于是厄运便更频繁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不久，失去了台柱子的戏班又受到一次打击，琴师席卷细软不辞而别。接下来，戏班解散，霖四公沦为乞丐，沿街卖唱……

我的父亲见到这种情景，只好安慰几句，然后默默地离开了那个棺材般大小的阁楼。

现在必须靠自己了。他到处去打零工，当小工，靠卖力气挣几个小钱，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他发现一位老者，每天要把一担蔬菜挑到城里，便常常去帮他挑一程。

每天帮助挑菜，感动了老者。老者问他的年龄、姓名、地址，他便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十二了。”“姓耿。”“没家。”

几天后，他接替了这位老者的差使。原来老者是臬台大私人宅的厨役。在我的父亲接任厨役后，老者升任为管家。

父亲当厨役，这是一次没有契约的卖身。东家只管饭，没有工钱。父亲每天要买够一大家子人的粮米菜肉，劈够柴禾，扫净庭院。什么杂活都得干，说打酒便打酒，说买瓜便买瓜，还要浇那些名贵的花。

最使他难熬的是老爷太太们晚间消遣时，他得捧个漱盂在牌桌旁伺候。

老管家——他的前任——借送水的机会提醒他：“莫犯困！”

他做下来了。事情拚着命干完，而且，采买的东西和银两一毫不差，甚至连扫地时拣到的主人遗落的筹码（可以凭筹领钱），也一一放回桌上的筹码盒里。不贪非分之财，坐得正，行得直——这是父亲的处世格言。

正在这时，北京的皇上把一个失宠的王爷贬职到南昌道，任抚台之职。王爷到任，臬台老爷赶紧买下一对如花似玉的民女，挑了两个清俊机灵的后生，当作见面礼送进抚台府。

这礼物中，就有我的父亲。他当时才十五岁。

值星管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虎虎势势的男孩子，将他娶到了亲兵营。

他在那里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系统训练，包括武术、马术和演兵布阵。

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筛选，抚台大人挑选了一批武士，准备把他们作为礼物，送到北京的皇宫中去。因为他那抚台任期即将届满，需要唤起皇上的注意，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而且，安插“自己人”到皇宫里，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这位王爷和皇上是平辈，作为兄弟，也许他心里正打着争夺皇位的算盘。翻开清朝的历史看一看，八旗子弟们搞“窝里斗”是很出名的。

皇上赐来了兵器。我的父亲领到一副虎头双钩。

父亲打点了些银两，去看望霖四公，并向他告别。

霖四公已有六年不能沿街卖唱了。他的肺出了毛病，蜷缩在那个阁楼里。要不是有个五大三粗的侄儿每月来接济他，这个破旧小旅店的老板娘早就把他赶到赣江里去了。

叔侄两人进行了一次临别的长谈。

耿家的流浪汉们历来有“不混出个样子来不回家”的气质。这与当初祖上“碎釜为八”、四面八方闯江湖的气概一脉相承。大多数男子汉就这样流星般逸去，再没有回来。

现在，我的父亲总算吃上了“皇粮”，在霖四公看来是可以“光宗耀祖”了。

“楚南哪，该回家看看了。”

“是，四叔。”

“我——”，霖四公艰难地喘息着：“在崂山向阳坡上有一小块坡地，你让祠堂（指宗亲长辈）转记在你的名下……”

祖父辈只有我父亲这一个男丁。显然，霖四公是在按传统习惯处理他的财产继承了。

“……把我的骨殖送回去，不要断了——香火。”

“要得。”

“还有，你、你要成家。将来有了崽——把一个给我、给我做孙……”

“要得。”

“你要——”霖四公喘息得更厉害了：“对天——发、发誓。”

除了遵命发誓，没有什么别的更能安慰他了。父亲双膝跪下，郑重地保证：

“我，耿楚南，如果将来有两个儿子，一定把次子过继给四叔名下。上天有眼，决不失信。”

按照规矩，长子是不能过继的。

霖四公在“预定”了继孙后，于当天夜里去世。

霖四公的去世，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他对于到京城去做卫士，本来并不感兴趣。他宁肯到疆场上去真刀真枪地拼杀。因此，他向亲兵营的长官说：

“在下的叔父，客死在此。大人如恩准我扶柩还乡，日后如果边防上有用得着的地方，在下当应召而至，拼死相报。”

“准。”

原来，一道八百里加急快令已经送抵南昌，慈禧太后不同意接受外地武士去京，下令解散派遣人员。

抚台王爷体面地遣散了他的部下。令沿途各州县接待这些亲兵武士，并给以“上马费”的优待。

父亲舍不得那副虎头双钩。他上上下下使用了些银两，把它与霖四公的骨灰一并背回了故乡。

当父亲青衣软靠，箭袖快靴，背插虎头双钩，头戴翎，胸佩貉带，大步登上严家冲山嘴时，村里人都惊呼起来：

“嗨！好一个双钩大侠！”

我的祖辈、父辈中，许多人离乡背井，目的有二：一是谋生，二是想混出名堂后衣锦还乡。但是，有的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有的贫穷潦倒，死在异乡。只有我父亲算是回乡了，可是也没有发迹，只带回了一套武士服和一副虎头双钩。然而，这些并不能当饭吃，“双钩大侠”的美称，也填不饱肚子。至于霖四公的遗产，也不过是那一小块地上的十几棵毛竹，解决不了生活问题。

当时醴陵县办团练，曾请我父亲去做教头，但是父亲实在不愿与那些鱼肉乡民的爪牙为伍，便拒绝了。他抱着“艺多养家”的信念和凭双手吃饭的志气，先后学会了木匠、铁匠、瓦匠、医术。株萍铁路施工时，他已经是个挺熟练的泥瓦匠了。

株萍铁路的责任工程师是德国人鲁道夫·麦利克。他

很快就发现，这个谈吐不凡的泥瓦匠非同一般，便让他作个助手，帮助浇铸淶江大桥的桥墩。引桥还没有竣工，我父亲已经能够看懂图纸上那些条条、块块、框框等工艺符号了。

尽管麦利克常常伸出大姆指夸奖他能干，可是父亲的境遇并不见好转。他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直到四十来岁才得以成家，过着“泥瓦匠，没住房”的生活。后来，我们兄弟四人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父亲的负担不断加重。到我五弟出生后，父亲实在无力养活他，不得不忍痛将幼子送给别人，以保其生存。

父亲自己和先辈们经历的坎坷道路，使他认识到：在如此污浊的社会里，穷人连生存都不易，更谈不上成家立业。正是这点认识，使他后来在我的舅舅、共产党员宋乔生和其他进步工人朋友的影响下，思想上有了飞跃。在晚年，他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虽然他自己因年龄关系，不能投身革命；但是他支持我们兄弟几人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九年，父亲第一次去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他，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父亲异常感动，回到我的窑洞中对我说：“共产党的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实在太感人了。”周恩来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也接见了。肖劲光、王维舟同志等亲自安排他的生活和参观活动，还赠送他回家的路费。临行时，父亲深情地对我说：“现在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将士的风采。延安的抗日将士，是中国的脊梁。

你们参加这个革命队伍，这条路走对了。”

一九四六年，父亲以八十三岁高龄，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扶杖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临行时，他对家中亲友说：“陕北陇东，中草药资源丰富，我当力尽所能，为革命将士行医治病，了却此生为国为民的心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跋涉，不幸，由于环境恶劣，他老人家竟客歿于蜀道中。

父亲的一生，是艰辛劳苦的一生。

我是长子，因此，在兄弟姊妹中，最先感受到父母的艰辛，也最先分担起父亲肩上的重担。

我从小就参加劳动。我是在砍柴、放牛、拣稻穗、挖野菜的时光中认识了故乡的。

一道山泉逶迤流过山谷，乡亲们傍溪搭庐，沿水踏路，在长着一蔸蔸禾苗的稻田里辛勤地劳作。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故乡风情画。

我的家门正对着严家冲山口，传说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点石为门的旧地。那里石壁陡峭，古枫蔽天，尤如一扇门户，把山口内外隔离开。据说朱元璋兵败时曾到这里避难，每到夜晚，他用手一点，石门便自行关闭，于是兵匪莫入，朱元璋就可以安心睡觉。这个神话般的故事，描绘出了一幅多么静谧安宁的山乡夜景图！它寄托了人民对清平世界的深切向往。然而，石门并没有挡住祸患的侵入，千百年来的严家冲人民，并没有避免天灾兵祸的危害。